

长篇小说

龙须树

鲍永杰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长篇小说

龙溪树

鲍永杰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须树 / 鲍永杰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525-0424-8

I. ①龙… II. ①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4436 号

龙须树

鲍永杰 著

责任编辑 王薇薇

书名题字 张耀

封面设计 张旭东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银川天之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7994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0424-8/I·26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楔 子	(1)
-----------	-----

第一章

为了调节一下尴尬寂寞的行路气氛,李锦河滔滔不绝地给刘晖说起了他们昨天在省城跑项目喝醉酒的事来……没想到,我接到的大学生村官,竟然是个留洋的博士生	(3)
--	-----

第二章

他说这人都是有个性的,所谓官场吃掉了个性,其实是拿自己的个性去换取为官的利益的	(13)
---	------

第三章

到你们村挂职的不但是个大学生,人家还是个留过洋的博士。在毛主席时代,你也经见过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事,这跟那差不多,只是叫法不一样罢了	(24)
--	------

第四章

在黑白照里有一张五个年轻女子手捧毛主席语录本的合影，中间的那个女子显得特别精神，妩媚里透着冷艳……徐松正在心里酝酿着如何出走的办法时，陈雪瑶偷偷告诉他说她有了身孕……（33）

第五章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守“活寡”的农村妇女，是打工滋生出的特殊群体……（44）

第六章

陈雪瑶因为初次把一个陌生男人让到自己的屋里做客，她感到有点不自在……徐建国听她说这话时，倒用嘴唇亲了亲她的前额…（56）

第七章

一个穿着博士生服装的人，扶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走进了会场，他把妈妈扶上前台，扑通一下子跪在那里……（69）

第八章

我们可以办一个“桃花摄影节”，招徕各路新闻媒体记者和摄影爱好者，借机把我们的剪纸刺绣作品也推介出去……（80）

第九章

大家拍照时，刘晖向身后的河边走去，当他听见张凤玲的喊声时，发现在他右面的不远处，陈雪瑶老师不知啥时也坐在那里…（92）

第十章

黄志华拿出了看家本领：谁要敢动她一指头，我和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刘晖握了握陈雪瑶的手，又轻轻地吻了一下她带香胰子气的手背。陈雪瑶满脸红晕走出了屋门 ……………（102）

第十一章

叶佩兰今天到公司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想把徐松从他的身边挖过去……白如雪俯卧在床上，嘴里含糊不清地叫徐松过来揉揉她的腰 ……………（115）

第十二章

徐嘉良已经意识到他俩是走进了土匪窝子。柳石鏢在指挥喽兵们撤离时，没有忘记带上给他们提供姜十万埋藏金条地方的那个丫环……他们来到一个叫龙井的村庄 ……………（128）

第十三章

徐松有所不知，他在走进绿叶集团公司那天起，危险就一步步地向他走来……徐松中弹倒下后 ……………（143）

第十四章

徐松顺手把陈雪瑶的腰揽住，跟往常两个人亲昵的动作一样，只是用嘴唇吻了吻她的前额 ……………（155）

第十五章

刘晖看见老寿星给烤箱的炉膛里添了几块砑子,然后用笤帚把烤箱面上的灰烬扫干净,把洋芋摆放在上面 (166)

第十六章

“刘大村官是贵人多忘事啊,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话筒那头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的声音 (176)

第十七章

“桃花节”在期盼与担心中迎来了第一批捧场客人。到场的除了几十位新闻媒体记者外,还有县四套班子分管农业的领导……陈雪瑶让同学们先走,她听任刘晖的摆布,在桃树林里,配合他照了近百张照片 (187)

第十八章

陈雪瑶直起身子向外面一望,在学校的大门口好像看见了刘晖的背影。刘晖只顾着如何把陈雪瑶的话说通,等他抬起低倾的头时,发现陈雪瑶早不在了 (199)

第十九章

刘晖走到一个同学跟前,随手拿起他摆放在桌拐角上的字典翻看,发现字典里面把“不义之财”印成了“不义之才”……陈雪瑶撒娇般地终于说出了深藏心里的这句话 (210)

第二十章

刘晖看病房里没有其他人,关切地抓住雪瑶的手,轻轻握了一下。这时,半掩着的门被人推开 (223)

第二十一章

等东方冒红时,徐建国已经犁了两亩多地。他觉得有点累,两个骡子的身上也裹了一身油滋滋的绸子 (235)

第二十二章

父亲治病欠下了大笔医药费,为了还债,母亲决定出去打工。在一场山洪中,刘萍为了从快要坍塌的土坯房里救出弟弟妹妹,自己被山洪卷走了 (246)

第二十三章

雪瑶轻轻走到床前给刘晖盖上毛巾被,静静地看着他有些憔悴的脸,心里一下泛起了潮湿,眼里噙满了泪水 (258)

第二十四章

在刘晖帮陈雪瑶给孩子看病期间,龙井村传出了他俩偷着到省城去打胎的闲话 (270)

第二十五章

大部分农民工都忙着回家收夏天的粮食去了,建筑公司很难招到小工。老支书动员村民给建筑公司当小工 (282)

第二十六章

陈雪瑶回到宾馆的房间,刚把电视打开,就听见有人敲门,她起身把门打开一看,站在她眼前的竟然是宋惠乔…………… (293)

第二十七章

陈雪瑶意识到哑巴一定有什么重要话要对她讲。哑巴瞒着家里人跟邻居黄婶家的小女儿黄巧玲找上了对象,哑巴“扑通”一声跪在了爷爷的腿前…………… (305)

第二十八章

警察嬉皮笑脸地说:原来是省上来的大干部呀,那我们更应该按原则办事了,委屈他也跟我们走一趟派出所…………… (315)

第二十九章

黄大带着盗墓贼把方圆几十个村庄的荒山野岭“踩”了个遍,仍没有离开,他们白天黑夜不时出现在“龙井”的周围…………… (325)

第三十章

他们种植的小杂粮经过权威部门化验鉴定,各项指标完全达到有机作物的标准。刘晖突然接到县委组织部通知,让他参加全省优秀挂职村干部先进事迹报告会…………… (335)

后 记…………… (344)

楔子

相传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在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底部,有一个几百亩大的湖泊,湖水清澈甘甜,滋润养育着这一方山民,人们的日子过得幸福和谐。可是有一天,一个老乞丐在一家讨要时,东家的儿媳妇把两个发霉的白面馒头扔到我的破瓷碗里,让他赶快离开。乞丐看她如此刁野无礼,无奈地摇了摇头。傲气十足的年轻媳妇子一看老乞丐有点不满,又一把从他的破碗里抓出那两个馒头,顺手扔给了扯着缰绳正向老乞丐狂吠的大黄狗。老乞丐伤心地出了她家的院门,没走多远就化成一股青烟,向北飘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惊呆了,发现湖水一点不剩地飞走了。当村民们在失去生存之水,愁肠这日子没法过下去时,有一个放羊老汉在一个山丘下无意中发现了四棵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小树苗,他在旁边找来几个破了底的陶罐罩住它们,以防羊牲口糟蹋。这四棵小树真是出奇的怪,不出两个月时间,竟疯长得足有一人多高、放羊鞭杆那么粗了。放羊老汉就把这件新奇事儿告诉了其他村民,于是,大伙儿就争先恐后地来看奇树。

正在村民们围观这四棵小树的时候,有一个老道也正巧路过此地,他细细地看了四棵小树的长相,又爬到山顶上观了一阵地势后,下来用胳膊收住他的银髯拂尘,然后用拂尘把在四棵树的正中心画了一个缸口大的圆,什么话没说就离开了。村民们知道,老道画的这个圆,是有意给他们寓示着什么玄机。有一个脑子灵巧的教书先生,说

那个圆是指一口井。他这样一提示,大伙儿觉得有道理,就自发组织开始在那里打井。老道指点的玄机果然被那位先生给言中了,土井刚打过二十米深就出水了,听说井正好打在一个小龙王的嘴里了。

村子里有了这口井,一下子又鲜活了起来。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喝了这口井里的水,瘫痪在炕的娃娃竟然能下炕走路了,半世瞎眼的老人睁着光亮的眼睛捡拾起了麦子里的沙粒来,秃子的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子变得鲜若桃花……这就是龙井。

当然了,龙井四个拐角长的这四棵树更有讲究了。听人说,龙井之所以能泛出这么好的水,全靠这四棵树的灵性在滋养。如若没有了这四棵树,井水不但会变成有毒浑浊的黑水,还会给庄子里带来灾难的。所以,村民们为了祈求神灵的保佑,就把井口旁边的这四棵树神话成了四海龙王的四根胡须,就叫它们龙须树。

我们的故事就从黄土山塬上的这个“龙井村”开始。

第一章

为了调节一下尴尬寂寞的行路气氛，李锦河滔滔不绝地给刘晖说起了他们昨天在省城跑项目喝醉酒的事来……龙井村两个派系的代表轮番到乡政府来打招呼施压，各级领导的批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没想到，我接到的大学生村官，竟然是个留洋的博士生。

北塬乡党委书记李锦河开着乡政府的旧普桑，提心吊胆地在省府凤城的大街小巷里左转右拐，终于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省农科所。

李锦河今年四十八岁，脸庞黝黑。农科所的领导听说他是专程来接所里的副研究员刘晖的，就赶紧把他客气地让座在沙发上，趁刘晖本人不在场，私下先给李锦河安顿嘱咐了一番，才让他跟刘晖见了面。刘晖这次是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到干旱山区的北塬乡龙井村挂职锻炼两年。刘晖跟单位里的同事辞行时，李锦河把他的行李放在了车的后排座上，顺手把后车门关好，又到前面拉开副驾驶车门，把刘晖让进去坐好，用力把车门关严实，然后和所里的人一一握手道过别，驾车拉着刘晖离开了农科所。

李锦河小心翼翼地驾车出了城，上到车流量比较少的惠平省道才长出了一口气。他的精神稍一放松，昨天晚上还没有散尽的酒气又罩住了他，眼皮子不由自主地往下耷拉。他想跟刘晖拉达闲话，以此提提神，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只好忍耐着。

李锦河车开得很稳当，看到前面路面平直，他就不时用右眼的余光扫视一下坐在副驾上的刘晖。刘晖上车到现在还没有跟他说上

一句话，他略带忧郁的眼神一直注视着路的前方，根本没有和他拉话的意思。他知道这位年轻人的“水”很深。这是他临行前农科所里的领导告诉他的。

刘晖本人是留学澳大利亚的农学博士生，父亲刘光宇原先是省财政厅厅长，母亲韩丹青是大学教授，爷爷刘世彪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但这一切“光环”不能代表刘晖现在就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官二代”。在他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经常和母亲闹矛盾，最后两个人离了婚，爷爷和他都跟着母亲过，父亲最后报复性地娶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妙龄少女做妻。爷爷从此整天闷闷不乐的不出家门，没几年就去世了。母亲在他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的那一年得了癌症，不到一年又离开了他。刘晖从此走向了人生的低谷。他遵循母亲的遗训，没有接受父亲的怜赐，凭着自己的本事，在省农科所谋到了一份工作。父亲风光的日子也没有过下去，他因渎职问题被革职查办后，少妻跟着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去了南方，家里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家寡人。

刘晖从去年开始，就三番五次向组织申请要到偏远的山区农村挂职锻炼去。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跟他们家庭近些年接二连三发生的变故有关系。他是有意想回避一下眼前这羞涩又伤感的境况。

为了调节一下尴尬寂寞的行路气氛，李锦河主动跟刘晖调侃：“你别打瞌睡，跑长途，我最怕旁边的人睡觉。睡觉，是会传染的。”

李锦河给刘晖递过去一包烟，刘晖有些不好意思的给他摆了摆了手。

“不会？年轻人不抽烟是好事。”李锦河给自己点着一支烟，微笑着又问：“会喝酒吗？你要是连酒都不会喝的话，想当个合格的村干部就有些困难。”

李锦河看刘晖一脸的疑惑相，于是来了兴趣，找到了要说的话题。他稍微理了一下思路，滔滔不绝地给刘晖说起了他们昨天在省城

跑项目喝醉酒的事来……

“现在国家的扶贫政策太好了，把一些偏远贫困的乡镇名单列出来，让省上各大厅局抓阄来包扶。北塬乡的运气还算好，跟省建设银行攀上了亲。我们带了一点乡下的农副土特产，跑了三趟省城啥事都没办成一件。后来我急了，干脆跟其他几个乡领导坐在他们办公楼门厅的沙发上不走，行里的领导一看我也是个难缠的主儿，让办公室的叶主任出面跟我们交涉。叶主任让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过一个星期行长一定到乡上视察去。我们回到乡政府赶紧布置工作，没想到第二天宋奎亮行长就带着一行人到了乡政府。我把他们有意带到学校视察，当他们看到破旧不堪的教室和三四个学生挤一张桌子听课时，都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宋行长慷慨激昂地当场就表态，要给学校捐献六十万元资金，让省上最好的建筑公司给学校盖四栋教室，并给每个学生配置一套课桌凳。送走宋行长一行，我们乡政府和学校的几个领导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给客人准备好的一桌子没吃的饭菜，倒把我们几个人给喝大了。”

“说句实话，我工作快二十年了，还没有给老百姓办过这么大的事。所以，害怕夜长睡梦多，把项目给等黄了，就跟主管教育的赵斌副乡长一商量，带上中心学校的张校长，三个人昨天又来见行长。这回宋行长热情地给我们打过招呼后，让叶主任把我们安排在省城最高档的大酒店住下，等到晚上在饭桌上一边吃饭，一边谈工作。客随主便，叶主任给我们一人登记了一套一千多元钱的总统式套间客房。我当时是有些心疼，但又害怕人家笑话咱，强装成随意的样子，落落大方地住了进去。

我两手搂着自己的后脑勺，仰躺在洁白如雪的大床面上，情绪上真的有些摸不着边际了。这时，赵乡长和张校长都敲门走了进来，跟我说他们住在这里有些不自在，像犯了什么错误一样别扭难受。我笑他们两个人是猴屁股尖没福享受，抓紧时间洗个澡，再美美睡上一

觉，晚上迎接他们的挑战。我作了个战前动员，这六十万元赞助款能否落到实处，就看咱们今天晚上的表现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到宾馆谈工作的除了几位行长和主任外，还有几个陪坐的，再加上我们一共十个人，刚好是一桌。大家你推我搡互相谦让了一番，然后都依次坐定后，我才意识到我们三人被人家分割开了。宋行长致过酒辞，敬酒依次展开，在场所有人都表现出儒雅的绅士风度，酒席之间充满了谦谦之辞。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人们的大脑都有了些兴奋，话语渐渐增多，于是觥筹交错、杯来瓶往进行激战。初相识要好事成双，哥俩感情深要一口闷；表敬重要以酒看诚心……总而言之，每杯酒的说辞是谦和中带着霸道，没有你不喝的理由，好像一切真的都在酒中。好在我们三人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没有人家能说会道，拼的是酒量。

宋行长是个‘酒精杀场’的老将，最爱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憨喝。宋行长一时来了豪兴，当着一桌子人的面放言说，今天酒桌上除了敲定那六十万元赞助款外，我们三个人不管是谁，喝完一杯酒，追赠两台液晶电脑。在其他人的起哄劝导下，我们三人都有了舍身取电脑的想法。这个奖品尽管很诱人，但酒的分量也有些太大，那一高脚杯五粮液足足有二两多。张校长是个耿直豪爽汉子，听说喝酒能争来电脑，还没有等我把事情靠点好，就起身端上一杯酒，在行长们面前欠了欠，一口气把酒喝干了。宋行长一拍桌子，指着叶主任的鼻子说，我们说话是要算数的，先给他们记上两台电脑。我和乡长一看他们不是耍笑糊弄我们，我和乡长也各干了一杯。好家伙，一杯酒下肚，我这肠胃立马翻江倒海不说，头一下昏晕得厉害，赶紧就往洗手间里跑。我蹲在马桶旁，把肠胃里一切能吐的东西全部呕吐了出来，迷糊着到水龙头跟前把脸上和手上的污秽洗漱净，对着镜子一看我的脸色苍白得吓人。我从洗手间出来往席间走，正好遇见宋行长也上洗手间，这个老小伙子亲热地攀住我的脖子，嘴贴在我的耳



朵上告诉我悄悄话，我只顾点头不知他说了些什么。叶主任从席间出来看见我和宋行长搂肩搭背地说着悄悄话，知趣的只好站在一边。说话间，行长用手在我的脑后瓜拨拉了两下，我也回过手来在他谢顶的脑后瓜拨拉了两下。我的这一举动专门是做给叶主任看的。

等到我回到席间，大家开始散伙。赵乡长和张校长趴在桌子上打起了鼾声。行里的人个个面带着满意欢欣的奸笑向我辞行，我当时的心情像打碎了的五味瓶，不是个滋味。叶主任出去又折转身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让我们明天到行里先把十六台电脑的手续办了。待叶主任走开后，我扳着指头一算，我们应该一共喝了八高脚杯，除我喝了一杯外，张校长肯定喝了四杯，赵乡长估计也喝了三杯。

我帮着服务员把喝得烂醉如泥的两个‘患难兄弟’放躺在床上，望着他们那苍白惨败的脸庞，我的心像被人拧了一把，鼻根不由得发酸。让我想不通的是，都是给国家干事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啊？！

今天一大早，我还在被窝里就迷迷糊糊接到县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说是你要到我们乡的龙井村来挂职，让我负责把你接到村上。这个电话刚接完，县委办又打来电话，通知让我无论如何明天上午要到县上参加一个会议。我一想，干脆把你接上，下午赶到乡政府，明天早上赶到县里参加会议。于是，我把修建学校的后续工作和电脑的事宜安顿给赵乡长和张校长后，就开车到处找你。”

李锦河打住话头，把脸转过来看了一眼刘晖。刘晖还是没开口，微笑着把身子向前欠了欠。

李锦河一看刘晖腼腆的像个大姑娘，不好意思问他什么，就另找了个话题接着往下说：“你是城里长大的，在农村工作生活，跟蹲机关办公室是有差别的。与农民打交道，上纲上线的政策不能死搬硬套，得讲方式方法和工作技巧。一句话，既要落实国家政策，还要让老百姓乐于接受，这里面学问大着呢。别的不提，就拿计划生育工作来说，它属于‘一票否决’的考核项目，搞不好上面要搞你的‘乌纱



帽’，下面老百姓故意跟你打‘游击战’。

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从上边到下边，在具体的抓法上，却有很多的不同。乡镇的抓法是月月搞孕检，盯死每一个育龄妇女，在春冬农闲季节开展结扎放环大会战。上级的抓法就是不定期开展一次次的突击检查，搞疲每一个乡村。基层工作何其难哉！高压之下不来点技术处理就应付不了。所以，面对任何一级的检查，下级们都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上级。尤其是对于省市级的抽查，是县乡最头疼的事情。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抽查阶段后，县乡领导和计生职能部门枕戈待旦。为了防止下边作弊，市以上的抽查搞得很神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下来检查之前，带队的领导管定位，出发时从来不说要去那个县乡，都是到了车上再临时动议。

在这一阶段，县计生局会通过上面的‘眼线’搞到情报，密切注视上边的动向，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向乡镇通报信息。到了乡镇以后，县计生局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可到哪个村抽查，又不得而知了，乡镇本就被搞得十分狼狈。记得我刚从县委办安排到一个乡镇任乡长不到两个月，就遇到了一次省里来的计划生育大抽查。市县乡一时间结成了同盟，把省里来的工作人员当成了敌人。市计生局要求各县要严加防范，到了哪个县，不得出问题。县计生局要求各乡镇做好迎战的准备工作，把检查组的到来，当成是‘鬼子’进村了。我当时工作不太上手，再加上山里通讯条件还不发达，手机之类的玩意儿很少，所以，当书记听说有可能要抽查山区乡镇时，几天几夜没合眼，使出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调兵遣将，兴兵布阵，还在沿途设立了哨所。抽查组对抽查到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没有给自己丢人，也没有给市县抹黑，体现出了老书记大智大勇的高超指挥才能。

经过几年的历练，我在这方面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前年我从其他乡镇交流到北塬乡任书记也不到两个月，得知省上要到我县的一个山区乡镇搞抽查。我一点也不敢懈怠，认真研究了各种迎验的方